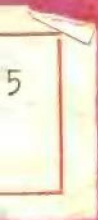


劝君更尽一杯酒

唐人著



——唐人著——

劝学
卷一
松

——江苏文艺出版社——

劝君更尽一杯酒

唐人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9.25 插页 1 字数 197,400
1985 年 8 月第 1 版 198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125,500 册

书号: 10141·1091 定价: 1.35 元

责任编辑 卞宁坚

出版说明

香港著名作家严庆澍先生(唐人)是江苏省苏州市太湖洞庭东山镇人。长期在香港《大公报》、《新晚报》从事新闻工作。在公务之余，他还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，其中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现代历史小说《金陵春梦》，就是他的鸿篇巨著之一。

《劝君更尽一杯酒》是严先生创作于六十年代初期的一部描写香港生活的长篇小说。作品曾用笔名阮朗在香港报纸连载过，但一直没有整理出书。严先生不幸于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病逝。征得作者亲属的同意，由我社聘请赵元龄同志对这部作品进行整理，并改用唐人署名，交我社首次出版。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七月

一 深夜客来酒当茶

从敞开的大门望进去，程淑芬家里今夜显然有什么喜事。闪烁着小电灯红红绿绿一串串从大厅窗口一直蔓延到院子里的树上，有如一串串牵牛花、葡萄藤。宾客的欢笑声与扩音器播送的乐曲相互掩盖，谁也不愿意被压抑，于是彼此把声音提得更高，乃至听不清唱什么，也听不清说什么。

“进不进去呢？”廖云站在门外犹疑起来。一个女孩子面临这种情景，通常是先检查一下自己的服饰。“我没有打扮。”廖云退后一步，心想：“这样冒昧闯进去，恐怕不合适。”她轻轻地透一口气，后悔自己没有先打个电话来。

“别做不速之客吧。”她准备下坡回去。“我只穿了普通的裙衫；程淑芬家里本来就有钱，今天有喜事，她们肯定更是珠光宝气。——况且我也没有准备送礼。”廖云决心回去了。刚迈开一步，又想：“从北角到罗便臣道来，路不算近，何况为了——”一个强烈的希望忽地鼓舞着她：“也好，今天她家客人多，或许就在她的亲戚身上，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”

廖云于是一扭头回身进了程家。淑芬恁地也没料到她这个时候来，孔雀似的向她奔过去，在门口拉着她的双手，抱怨道：“这个时候才来，小鬼！”

“你今天——”她闻到她喝了酒。

“今天我二十岁生日。”淑芬把她往客厅里拉：“三天前给你们发了信，都来了，只有你到这时候才来，人快走光了！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廖云道：“你看我连衣服都没换，我一点儿

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。”她歉然地补充：“我家梯口那个信箱，永远是有人偷信的——”淑芬抢着道：“不管了，不管了，你来了就好。”她要她藏在门边，低声说：“爸爸妈妈他们有麻将牌，腾出大厅给我们玩。”她挡住她，在门口鼓掌问：“嗨嗨，你们猜，是谁来啦？”

客人们突地静下来，男孩子、女孩子猜了三四个名字，淑芬就忍不住了，把客人一拉，立在门口道：“廖云来啦！”于是，犹似在波涛上倾下瀑布，整个大厅天翻地覆起来。十几个人变成了千军万马，每个人都在欢乐的时刻用最热诚的感情，欢迎这位盼望半天，以为不来了的老同学。

“咳咳，”廖云急道：“别别，”她央求大家：“让我坐下来，给老伯、伯母看见了，会笑我们孩子气。”

“他们？”一个说：“他们看紧了红中白板，才不理睬我们哩！”哄笑声里有人问阿云：“谁不准你来？”

一个说：“一定是——他！”

女孩子们尖锐地笑、爽朗地笑，但廖云快要哭了：“不不，可别冤枉他，他也不知道。”

“瞧！她多疼他呵！”

“咳咳，”廖云道：“怪我家的信箱不好，老是有人偷信。我根本不知道淑芬今天过二十岁生日，连礼物都没准备，衣服也没有换。”

“你到了就好。”淑芬道：“三弟，来，快给我们照个相！”边说边依偎着廖云。七八个女孩子嘻嘻哈哈象拔河游戏摔倒似的，一起围住了她俩，淑芬的弟弟忙着用“万次灯”为她们照了一个相。淑芬又奔到桌边，拿起一杯酒道：

“阿云，不管怎样说，你来了，我很高兴！我们同学六年，

就姐妹还亲。”不知怎的，她流下泪水来：“我以为你一清早就
会来，谁知道把脖子都盼长了，你到席终人散之后，晚上十点
多钟才来，我罚你一杯！”说罢，对方还没喝，她自己倒先喝下
去了。在一片掌声中，廖云只得举起杯子，一饮而尽；没料
到淑芬已经斟满第二杯，高举在手，闪闪发亮的深红晚礼服
将她的瓜子脸映得更红：“阿云，我们都在书院毕业了。天下
无不散的筵席——从今以后，我们要各奔前程！”

人 廖云心头一沉：阿芬今天生日，怎么反而感触很深？
她。淑芬已经说下去道：“可是，我却没什么前程呵！”咕嘟一
口，酒又干了。

廖云恁地也想不通，一向乐观的淑芬何以会这样，可是
当着很多的人也没法问，便夺下她的杯子，搀着她，对大伙
说了声：“我让她休息五分钟，你们先玩起来！”便把她送到
卧室，关上房门，在周围一片牌声中惊讶地问道：

“阿芬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阿云，”淑芬一头伏在她怀里，哭道：“我快订婚了！”

“那很好嘛！”廖云道：“李翔是个很正派的人。”

“不不，”淑芬辛酸地哽咽道：“不是他，不是他……”说着
说着干脆扑倒在床上。

“啊？”

“他——他——”淑芬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他今天已经，已
经——”

“已经怎么啦？”

“已经到南洋……，”淑芬大声哭着，又怕人家听见，拉起
毯子往脸上遮盖，“他说今生今世，再也不回到香港来了。”

廖云叹了口气急问：“你们不是好好的吗？”

“他，他——”淑芬扭过身子，枕在她腿上道：“他穷，爸爸妈妈都不喜欢。毕业那天，把赵董事长的儿子介绍给我，说无论如何要我嫁给他，如果不呢，那爸爸一下子就会破产，他爸爸抓住了我爸爸的痛脚！”

“这，这……”廖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女佣敲门道：“大姑娘，大姑娘！”

廖云代应道：“就来啦！”她为她抹眼泪，劝道：“阿芬，明天再说吧，外面有客人，你别难过啦！赵董事长的儿子？是不是那个梳飞机头的小胖子，有一架电单车和一架私家车的？”

“就是他！”

“明天再说吧，”廖云道：“只要李翔平安，大家好好的……”

“我还以为李翔找过你，”淑芬哽咽着说：“因此你也恨我，不来找我了。”

“不，不，”廖云解释道：“李翔并没找我，倒是我自己在四处找工作。拿到毕业文凭之后这么久，我反而失学又失业了。”

“阿云，”淑芬问道：“找到没有呢？”

“说来话长。”廖云叹气道：“我找了几十种工作，没一样合适！”

“章宰平呢？他不能帮忙？”

“他也花了很大气力，”廖云辛酸地说：“可是他只是一家百货公司的职员，没多大办法，我又非得马上找到事做不可！”

“大姑娘——”女佣又在门外催了。

这回淑芬自己厌烦地说：“来啦！”边对镜扑粉边问廖云：

“是因为爸爸又病了？”

廖云落泪道：“小弟也染上了。”

淑芬一怔，粉扑掉落，凄然说：“阿云，我同你的命都很苦。你的母亲死了，剩下爸爸、弟弟，成年成月看医生；我的双亲健在，好象很阔，但我没有婚姻自由！”她啜泣，眸子凝视镜子。蓦地，十指掩住眼睛，泪水从指缝间落下：“或许是我太懦弱……我不应该牺牲自己的幸福，也伤害了他……”

“阿芬，”廖云劝道：“明天再说。”

淑芬打开化妆台小抽屉，拿出一张百元钞票道：“你先拿去。”

“不，”廖云道：“你帮忙已经帮得够多了；我今天是问你有什么办法找工作来的。”她把纸币放回抽屉，扶起淑芬道：“走吧，外面有客人，我们明天再谈。”

突地，淑芬在门口里面拥抱着她，痛苦地说：“阿云，你也是个女孩子……”

“芬！”

“一个女孩子的心情，你明白！”

廖云点点头。

“因此，”淑芬泣泪道：“别看我只有二十岁，这样挨下去，我会很快死去……”

“不，阿芬！”廖云还想说几句，淑芬已经把门一拉，冲到客厅去了。

她只好跟在她后面。

“咦！”淑芬说：“又走了几个……”她点点数：“梅珍、三弟、阿康、小妹、裘蒂、阿芳，……只剩六个啦！”

阿康道：“还有你和廖云。”

“忘了自己，”淑芬苦笑道：“阿康，你来，你来搞几个节目让大家高兴高兴。”

“好！”这小伙子从沙发上蹦起来道：“深夜客来酒当茶，我建议大家再喝一杯，提提神！”

“我反对！”梅珍道：“再喝，阿芬又得回到房里，睡到大天光，女佣再催也醒不来，把我们客人冷落在厅房。”

笑声里淑芬歉然说：“那怪我，现在我好了。”她拿酒：“对，大家再来一杯！”

“记得阿芬一向反对喝酒，”裘蒂道：“今天一反常态，内中必有古怪！”

小妹道：“对！”

淑芬急道：“小鬼头！再说打你的嘴。还不是为了大家都毕业了，高高兴兴喝一杯？”

阿芳道：“可你不止一杯了！”

阿康道：“难道还记帐吗？你一杯他两杯她三杯的？‘劝君更尽一杯酒’嘛！来！节目开始！”大伙儿一愣，阿康已经宣布道：“现在，——咦，小妹，把扩音机关上——对。现在请我们美艳绝代的‘青春艳星’程淑芬小姐表演独唱！”

掌声响起来，淑芬怔了一下，忽地笑道：“唱歌嘛，有什么为难的？”她干咳几声：“好，我先唱；大家一个个接下去，谁不唱休想出得我家大门！”笑声中她凄怨地唱道：

劝君更尽一杯酒，
西出阳关无故人；
吾今劝君不见君，
空有热泪对金樽。

目 劝君更尽一杯酒，
西出阳关无故人，
丹 吾今敬君君何在？
云天远隔欲断魂。
又 ……

沸腾了一整天的客厅顿时静了下来。人人感到淑芬唱得不寻常，不象光是在唱支歌，但又好象不便开口探询。

小妹叹道：“阿芬姐今晚唱得真好。”

显然，大伙儿还不知道她的变故。裘蒂道：“我明白，阿芬在想一个人，——唏，一个人，当她二十大庆的晚上，这个人居然没有来！”廖云连忙接着说：“对，裘蒂的歌唱得最有名，现在该轮到她啦！”掌声中裘蒂做了个鬼脸道：

“好，我来‘和’一个。”她伸伸舌头唱道：

我住长江头，
君住长江尾，
日日思君不见君，
共饮长江水……
此恨何时已，此恨何时了？
只要君心似吾心——

阿康捏着鼻子道：“一塌糊涂，一塌糊涂——”裘蒂便追着他打。这时，梅珍怯怯地低声问廖云：“阿云，是不是阿芬真有心事？”

廖云苦笑道：“只要是人，便会有心事。梅珍，你说对吗？”

淑芬见这般情景，抢先开口：“打打吵吵不行，我建议跳舞！”

“好，”阿康道：“说到跳舞，阿芳是专家，要她表演一个！”掌声里阿芳站到中间跳起来。廖云关心地注视着淑芬，见她端着个酒杯，一口一口往嘴里倒，眼睛昂视着，眸子闪闪发亮，显然是不让泪水往下落，廖云想着，心都碎了。

二 如此招考女职员

廖云实在舍不得离开淑芬。这个一块儿长大的姐妹，无论家境怎样富裕，为人怎样豪爽，但却陷入了任何一个女孩子都最悲苦的心境里——要和一个她并不喜欢的男子结婚。廖云也是女孩子，她明白她的心情，也愿意分担她一份痛苦，甚至愿意今晚就在这里陪她，打发漫漫长夜，陪她劝她到天明。

但廖云实在没法陪伴淑芬，她得回去。即使在喧闹的氛围里，在那天翻地覆的歌唱与叫嚣声中，在罗便臣道这幢花园洋房热闹的诞辰宴“余兴节目”中，她仍然隐隐听到父亲与弟弟在北角咳呛喘息声……

她爱爸爸，也爱弟弟。她爸爸是个勤劳的保险公司职员，但他的勤劳并不能为自己一家几口“保险”。为了节省一点生产费用，发现妻子难产时已为时过晚，就这样悲惨地死了。但全港九的报纸读者，并没有读到这一段表面上并无“凶手”的一尸两命悲剧。廖云的爸爸不但爱家人，而且对任何人都唯恐开罪了他们，伤害了他们。他战战兢兢做人，四十五岁壮年却有似六十岁的老人，到廖云毕业那年，家境实在难以维持

了，但他一直瞒着女儿，悄悄地当掉了他身上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——表，为了女儿能够比较顺利地走完这一段人生的历程。他疼爱女儿阿云，几乎从没有厉声呵责过，即使在他心情极端恶劣的时候……

她爱弟弟更能理解，“长姐为母”，母亲死后这份责任当然由她承担。何况弟弟小鸿是个听话的孩子，特别是母亲去世后，他和她相依为命……

她该回去了。

人们跳舞跳得正高兴的时候，廖云瞅一个空把淑芬拉到一边道：“我该走了。”

“走？”淑芬摇摇晃晃道：“他走了，你也要走了，难道你们都要离开我了？”

廖云心酸落泪道：“别这样，阿芬，李翔会回来的，我坚信他会回来的！只是你别太伤害自己，看你今晚喝的！”

“他会回来的？”淑芬一把拉住她跑进自己房里，背抵着关上的门，凄切地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他会回来？他信上分明说永远不会回来的了。”她见她无词以对，叹道：“云，你是在安慰我，谢谢你。……可是，空言安慰，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？……”

廖云把她扶到沙发上，歉然道：“芬，他这样走，我总感到——”突地，淑芬抱着她一条胳膊，醉醺醺地闭着眼睛，苦笑道：“我不明白，女孩子为什么一定要嫁人？”

“瞧你说醉话……”

“嫁人不是上馆子吃饭，点了菜，不好吃可以不吃，或者要侍者来换！”

“淑芬！”

“居然强迫人家‘点菜’！”

“阿芬！”

“是我嫁人呢？还是嫁财产！”

“芬——”廖云的泪水也下来了。

“我不要财产！”淑芬踉跄起立道：“我跑到南洋去，告诉他：看！我带着两只手来了！我们工作！找事做！日子可能苦一点，可是我们幸福！”

“淑芬！”廖云忍住不哭了：“安静点，阿芬！”她立起：“真急死我了，我得回去，已经十二点十分了！”

“好，”淑芬疲乏地睁开眼睛，抹抹眼泪说：“你走吧，阿云。我没醉，你别担心。”

“你没醉，”廖云苦笑道：“我的好姐妹，外面还有客人，他们家里没有病人，有病人也不用自己操心，我只好从后门溜了。给他们发现，一定不让走的。”边说边启门。

“慢，”淑芬道：“我还有几句话。”

“说吧，阿芬。”

“刚才光顾得说我的，”淑芬道：“你的事情我没注意，很对不起。”

“别这么说。”

“你说你找过不少工作？”

“几十个工作，”廖云苦笑道：“好象找事很容易，但结果却不是那么回事。”她摇头长叹：“说来话长，明天再谈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，我几乎跑破了两双鞋子，”她一顿：“并且受了很多很多的气。”

“这个可以想象。”

“他们把我们女孩子不当人看！”说这话时，廖云心中充满

了悲怆与愤激，这种心绪甚至从罗便臣道淑芬家回到北角自己家中时还没消散。

廖一士为女儿启门，见她默默地往椅子上一坐就发怔，便强笑道：“阿云，今天又去找谁啦？又奔走了一晚上。”

做女儿的惊了一下，歉然说：“爸爸，要你等门等久了。”她站起来轻轻地走到弟弟床前，摸了摸他红红的面颊，低声问：“打过针啦？”

廖一士点了点头，也低声说：“炉子上有一壶水，你冲个凉，睡吧。”

“爸爸，”廖云道：“没想到今天是阿芬生日，我什么也没准备，闯了进去，很窘。”

“阿芬生日？”

“到了门口才发现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”女儿委屈地说，“吃过中饭我出门，是一点半钟。”

“是的，”廖一士说：“我吃药的时候。”

“一口气跑到中环LL公司。”

“嗯，我知道，他们招女打字员。”

“可是第一个问题，”女儿气愤地说：“问我们结婚没有？我们大家心里有气，但也不能说什么。老板问这个，大家就实说了。他们只要一个打字员，应征的却有两百多，凡是结过婚的人便当场叹了口气，走了，几乎有一半。”

“这社会吃饭难。”她父亲安慰她说：“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我们那家保险公司，也曾有过几次招考女职员，所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这个。”

“生气的还在后头，”廖云道：“等到考试，他们又一个个品头论足。不但当面出丑，而且还居然对我们说明：公司要换

玻璃门面，老板希望打字员身材好，坐到门口——”廖云几乎哭出声来道：“爸爸，我们是做事去的，又不是给人摆弄的，这样做，岂不是太瞧不起人家吗？于是当场又有几十个太矮、太肥，容貌不太漂亮的应征者垂头丧气地走了，我亲眼看见好几个姑娘在流眼泪。”

“唉！”廖一士长吁一声，也垂下了头，无言可回。

“我已经没什么心思打字了，”女儿叹道：“随随便便考了考。本来急于找事，可是此时反而不希望那个难得的机会了。打完字，就想走，不料有个人来到我跟前说我已经备取，只要再同老板见个面谈谈，取不取很快就可以决定。于是我便同他一起上楼，见他们的老板。”

“呵！”廖一士以难以言喻的口气道：“唔！”

“一上楼，”女儿愤激地说：“一间大办公室，见坐着一个人，他就是老板。领我上楼的人先走了，门关上，这个家伙便离开他的办公椅，同我坐在一张沙发上，拿着我的履历表，问长问短，还要动手动脚……”

“女儿！”廖一士几乎哭出声来道：“L L公司老板是有名的色狼，但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这番你去，我认为他年纪也老了，不会再是老样子，想不到他还是老样子——你怎么对付他的呢？”

“我马上站起来，”女儿道：“把他的手一甩，一句话也没讲，走了！”

廖一士泪下如雨，执着她的手道：“孩子，爸爸害苦你了，只因为穷，要你自己抛头露面去找事，已经碰了好多钉子。”

“离开那家公司，”女儿道：“便到K K大厦十九楼那家洋行。”

“嗯，”廖一士道：“是的，是的，我还为你登记过的。”

“他们也一样，”廖云道：“一进门，一个外国人瞧了我一眼，就对我说：‘你不必考了，已经被录取了。’我很奇怪，问他怎么解释？他说他们这次考的是高级模特儿，专为什么什么‘出品’代考的。已婚、未婚的都欢迎；除了懂英语，只要身材好。他说我已经及格了。并且说应考的一百二十几个人中，只有三两个人最合适，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他还要我马上脱衣服到‘表演室’，我一听，扭头便跑。他拉住我，说这是艺术，周薪美金五十……”

“作孽呵，作孽！”廖一士道：“孩子，……”

“下了KK大厦，”女儿说：“我头也昏了，过海到弥敦道BB大楼五楼——那是个文化机构，心想可能待遇低一点，但不会不好受。”

廖一士一个劲儿叹气。

“你猜这个负责人怎么对我说？”

做父亲的双手紧捏椅子扶手，只是摇头。

“胡扯了二十几分钟，最后对我说：‘廖小姐，我知道象你这样漂亮、聪明的姑娘，一个月一百五十元薪水是委屈了你的。但是你别失望，我可以想办法每个月给你外快，可是得听我的话，你懂吗？’我气得几乎肺都要炸了，站起来就跑，你猜他又怎么说？……他说在香港女孩子有的是，何必太认真！”廖云流泪道：“爸爸呵，——”

半晌，做女儿的又说：“我又累又饿，上一家面店吃了一碗云吞，抓紧时间又到那家旺角的什么工厂，那里倒没有那些脏东西，可是我自问吃不消，从早到晚工作十二小时，表面上不是体力劳动，可是发工钱、管材料、记杂帐，恐怕也